魯迅故居重遊記

純　上

修復後的魯迅故居景區變化很大。新台門除了之前提到的房屋、實物，還另闢展覽室陳列周家的世系族譜、家史圖文，包括魯迅和兩個弟弟周作人、周建人交往的來龍去脈，以及魯迅父母、祖父母和夭折的小弟的圖片和照片。老台門、新台門每間房屋門邊都有無線網記號和微信編碼，可以讓大家通過手機獲取信息，自助參觀。

原來的魯迅紀念館因修復新台門故居也已重建。如今超過六千平米的兩層小樓主要陳列關於魯迅家族、生平的圖文，根據他的自傳和別人的回憶分五個階段編排：出生到去南京求學（一八八一至一八九七）；一八九八至一九一二在南京、日本學習，辛亥革命前回到故鄉教書；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七年：辛亥革命勝利後去北京，擔任教育部僉事，並在各高校兼課，後來又赴廣州廈門大學工作；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度過生命的最後十年；一九三六年魯迅病逝後各界的反應和他留下的精神遺產。魯迅的生平大家多半耳熟能詳，但紀念館新增了多媒體動感電影展示，還有魯迅和籐野先生的雕塑，也有曾與魯迅交往的民國名人如秋瑾、徐錫麟、郁達夫、瞿秋白、胡適、李大釗、陳獨秀的圖片和手跡，內容十分充實。最後一部分還展覽他一九三六年過世後，中國共產黨蘇維埃中央政府給許廣平發的唁電以及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用七個「最」字對魯迅的人格、精神加以盛讚的著名段落。

百草園、三味書屋兩處也重新修復，增加了新內容。百草園原是周家的菜園和曬穀場。後來周氏經濟拮据，新台門被賣給朱家（魯迅《故鄉》中提到的「朱文公的子孫」），百草園也被修整、擴建，雖不復舊貌，卻也見證了魯迅描述的家族沒落的事實。三味書屋在我的小學課本裡就有專文描述。這次又看到了課堂裡西北窗下魯迅當年的課桌，據說魯迅還在上面刻過一個「早」字自勉。他的課桌原來在南窗下，因爲同學經常出入他身後的小花園，干擾太多，他要求老師壽鏡吾給他換座位。讀書時，他又自製了「眼到、手到、心到」的「三到」書籤，可見魯迅小時在古典文化方面下過不少功夫，並非《朝花夕拾》中自述的那麼貪玩、隨便。

景區另有新建的「魯迅筆下風情園」，設立「紹俗祝福」、「越俗漫話」、「迎神賽會」、「男婚女嫁」等幾個主題陳列館。第三進的「迎神賽會」在室外，水池中的舞台上越劇演員粉墨登場，「咿咿呀呀」唱出《社戲》中農家孩子不感興趣的才子佳人戲。「越俗漫話」館則以豐子愷的漫畫配上周作人的親筆題詩，以木板雕刻展現紹興民俗，別有情趣。門外天井裡的桂花樹下，一組雕塑再現了魯迅作品中描述過的場景：夏日納涼，祖母搖着芭蕉扇講故事，孫兒坐在小板櫈上，右手托腮，聽得津津有味，腳邊還盤着一隻花貍貓。

我去紹興前，曾有朋友批評修復後的魯迅故居「假貨太多」。來了之後我也有感於此地商業氣息濃厚。景區中的小路兩邊都是借用「孔乙己」、「咸亨酒店」名號的小吃舖位，各景點內部到處有出售摺扇、絲巾、「金不換」毛筆等紀念品的商店，連魯迅紀念館的門票上都有購物推薦。但故居不收費，鼓勵遊客消費，以商養文，只要設計得體、不干擾大家的體驗，也未可厚非。何況，故居重建後，展覽內容更豐富飽滿，表現形式也更多樣了。

重遊紹興，我在重溫魯迅生平和作品的同時，彷彿在百年老屋的石台階邊、門前小河裡的烏篷船上捕捉到一代文豪、現代文學之父的身影。號稱「民族魂」的魯迅離不開故土文化的薰陶、滋潤。中國的現代文化又何嘗不是植根於千年的民族傳統中呢？（下）

孔門弟子的就業狀況

文史叢譚

鄭連根

每年的畢業季，就業形勢都會成爲大學生們極爲關心的話題。穿越到春秋時代，我們不禁要問：當年跟着孔子學習的那些孔門弟子，他們會不會爲「就業問題」發愁呀？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從孔子創辦「私學」說起。

夏商周三代，整個中國的文化都是「學在官府」的，即那個時候的文化教育完全爲官方所控制。到了春秋時期，舊的社會秩序瓦解了。維持「官學」所必須的穩定的社會結構和官方權威都已喪失了，政府已經沒財力也沒能力繼續維持「官學」了。「官學」破產了，一大批昔日在官方任職的文化人士隨之「下崗」。這批文化人下崗之後，只好到民間去尋找「再就業」的機會。於是，一批流落民間的文化人便以創辦「私學」的方式謀生，「私學熱」就此興起。

在春秋末期的「私學熱」中，孔子興辦的私學脫穎而出，成了培養人才最多、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一個教育學術團隊。孔子辦私學，主張「有教無類」，他招收學生，再也不像「官學」那樣講究身份、門第，只要你願意來學習，我就都願意教，「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官二代要跟着學，好，接受；平民子弟要跟着學，好，接受；魯國人願意來學，好，接受；非魯國人想來學習，也接受。有人考證說，「束脩」是肉乾，弟子要跟着孔子學習，要獻上幾束的肉乾做見面禮，也有人考證說，孔子所說的「束脩」不是指肉乾，而是指男子過了十五歲。但不管怎麼說，反正有一點可以肯定：孔子創辦的私學門檻極低，不用入學考試，也不用交高昂的學費（即便眞交幾束肉乾，那也只是一種象徵意義）。正因爲門檻低，所以孔子的教學團隊裡才彙集了各種各樣的人才。我們今天讀《論語》，依然能感受得到孔門弟子身份之複雜，孟懿子和南宮敬叔是魯國高官，子貢是名聞諸侯的富商，子路武功超群，閔子騫是著名的大孝子，子夏、子張是恂恂文士，而最受孔子稱道的顏回是個徹徹底底的「貧二代」。由此亦可看出，孔子並不是一個勢利眼校長，並沒有讓高官直接拿博士學位甚至擔任校董，更沒有冷落「貧二代」。

孔子辦學，教學內容很廣泛，有著名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這六種本事在當時很受就業市場的歡迎。禮是指周禮，是周代貴族在不同場合所應展現出的威儀及各種日常行爲規範，學禮的目的是爲了養成高貴的品格和氣質；樂，不光包括音樂，還涵蓋文學、舞蹈等各種藝術，學「樂」是爲了提高一個人的文化品味和藝術才華；射指射箭，這是當時貴族階層的時尚運動；御是指駕車技術，那時候的學生跟孔子學御，就相當於現在的人去駕校學車考駕照；書是指書寫，涵蓋識字、閱讀、文秘等內容；數是指基本的數學、物理知識，包括怎麼記帳、怎麼丈量土地等。可以說，孔子的私學就是春秋末期最有名的綜合性大學。

那麼，畢業於孔門的弟子，他們的就業出路如何？他們會爲就業抓耳撓腮嗎？我告訴大家，孔門弟子基本不用爲「就業」問題發愁。原因很簡單，有過硬的本領在身，任何時候都會成爲就業市場上的寵兒。春秋時代，雖然講門第，講出身，但眞正有本事的人還是會受到重視的。

孔子弟子在當時就很受歡迎，各諸侯國的政府部門都願意聘用孔門弟子。譬如，孔子的弟子曾西華很有外交才華，魯國政府就委任他爲大使，出使齊國；子貢能言善辯，亦曾出使各國，對春秋末期的政治格局都造成了重要影響，子路、冉有更是成了魯國執政官季康子的家宰，幫助季康子處理魯國政事，相當於國務院總理的特別助理。其餘各地方想聘請孔子的學生去做縣長、市長的情形就更多了。譬如，子游就做過武城宰，武城是今天的山東費縣，武城宰就相當於費縣的縣長；季康子還想聘請閔子騫做費宰，但卻遭到了閔子騫的堅決拒絕。請去做高官都不幹，由此可見孔子高徒的吃香程度及其視富貴如浮雲的氣度。

對於自己學生的德能，孔子也很自信，他表揚高徒冉雍，就說：「雍也可使南面。」意思是冉雍完全可以做一個諸侯國國君，而這個冉雍是個徹徹底底的「貧二代」。可見，很多平民子弟通過跟孔子學習，確實德能精進，堪當大任。

司馬遷寫《孔子世家》，飽含深情，寫完之後，可能感覺還不過癮，就又寫了《仲尼弟子列傳》，專門爲孔子的學生作傳。通過司馬遷的記述我們可以看出，孔門弟子有人從政，當上了高官；有人經商，發了大財；有人治學，成了名聞諸侯的大學者乃至帝王師。正因爲培養出了衆多才華橫溢的弟子，所以孔子才當之無愧地成爲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另一方面，孔子的學術思想亦依賴於衆多高徒不遺餘力地傳播才得以發揚光大、影響深遠。

漸漸被淡忘的悲劇

——克拉瑪依火災廿年祭

陳　章

自由談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新疆克拉瑪依市教育局爲歡迎上級派來的「義務教育與掃盲評估驗收團」的二十八位領導，組織全市最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中小學生七百九十六人在友誼館劇場舉辦「春暖童心」專場文藝演出。因舞台紗幕太靠近光柱燈被烤燃而引起火災。當燃燒的火團不斷地從舞台上空掉下時，一位官員高喊：「……讓領導先走！」

當領導們撤退奔逃時，只有四位大膽「不聽話」的男生離開座位「緊跟」領導走了。其餘很聽話的七百多名學生，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動；等那二十五個官員都從第一排撤退到最後一排的出口處「先走」了之後，教師才開始組織學生撤離，但此時電燈已全滅，大火已蔓延到劇場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當時劇場只開放一個安全門，其餘安全門均鎖着。於是，學生們撤離火災現場的最關鍵時刻就因爲「讓領導先走」而被錯過了！

七百九十六名來自全市十五所中小學的師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三百二十三人死亡，一百三十二人燒傷致殘，死者中有二百八十八人是天眞美麗可愛的中小學生。在場的四十多名教師和工作人員，有三十六位遇難，絕大部分爲掩護學生而殉職。

而在場的二十幾個克拉瑪依市副處級以上官員，當時他們的位置離火源最近，離逃生門最遠，竟「奇跡般」無一人傷亡，走出劇場門口時只有一個「不幸」被掉下的什麼東西燒焦了幾縷秀髮，其他個個仍衣冠楚楚！

這樣的悲劇，我無法在漢語中找到形容詞。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一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對克拉瑪依市副市長、市教委副主任、友誼館工作人員等十四名相關責任人，以玩忽職守罪和重大責任事故罪，判處四到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讓領導先走！」這句話在網上常常被人們提及，千夫所指。不過，從未見誰出來闢謠，也無法認定是誰說的。二十年了，媒體從不提起此事。據去過克拉瑪依市的朋友說，該市有一家商店的廣告牌寫的是「讓孩子先走」，或許能使人想起一個成語：良心未泯。

我記得以前電視上有個欄目叫《歷史上的今天》，我曾在這個欄目裡知道四月四日是個可悲的日子：張志新這一天被割喉後槍斃，巴基斯坦總理阿里·布托這一天被絞死，美國黑人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這一天遇刺身亡。不知什麼時候開始，這個欄目不見了。如果該欄目存在，至少，每年的十二月八日，電視上繞不開「克拉瑪依大火悲劇」這件事。因爲，如果繞開，後果將是更引起關注。

當時，曾有克拉瑪依市的領導，在全國媒體上信誓旦旦宣布：將在火災現場友誼館建立火災紀念館，以紀念那些死去的孩子，並警示後人。「可是，至今過去了十年時間，什麼紀念館一個影子也不見！僅把已燒毀的友誼館全拆了，空地成了空蕩蕩的一片『人民廣場』」。（凱迪網·《克拉瑪依火災十年祭》）如今，又一個十年過去了，我上網搜索，還是沒有紀念館的訊息。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七日，央視《聯合對抗》「九〇後專集」節目開始前，一群選手參加淘汰賽，題目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內外十件大事和關鍵詞。標準答案是：一、歐元啓動；二、三峽工程開工；三、亞洲金融危機；四、南巡講話；五、春天的故事；六、克隆羊多利；七、香港回歸；八、香港四大天王；九、九〇年正大綜藝開播；十、電視劇《我愛我家》。答對一個得一分，錯一個扣一分。選手們答錯的「大事」五花八門，如「機器貓」、「非典」等等。但就是沒有人「錯答」一九九四年的克拉瑪依火災——九〇後，已幾乎沒人知道這件「大事」。

「九〇後」能有人知道二〇〇三年的「非典」；可見，只要是大事，無論好壞，人們本來都會記住的。但如果被刻意淡化，後來人就必然漸漸淡忘了，如「九〇後」不知克拉瑪依火災，以此類推，「〇〇後」一代也將不知「非典」。

悲劇，就這樣被刻意淡化，使人們漸漸淡忘。效果，明顯到什麼程度呢？且看《雜文選刊》二〇〇八年第十期（上）《自然災難入教材了，人的災難呢？》文中的一段話：

斗膽一問：中國哪一部教材，收錄「反右」？收錄「大躍進」？收錄「文革」？收錄哪些好大喜功、「放衛星」的大文人、大科學家？新疆克拉瑪依大火活活燒死幾十名學生及老師的災難收進教材了嗎？……

「三百二十三人死亡，一百三十二人燒傷致殘，死者中有二百八十八人是中小學生」的巨大悲劇，已淡化爲「燒死幾十名學生及老師的災難」。雜文作者、《雜文選刊》的一二三審，尚且如此，遑論他人！這絕不是個簡單的錯別字問題。試想，有哪一位作者，會將南京大屠殺的死難人數錯寫爲三萬或是三百萬？即使寫錯，有哪一家報刊雜誌的一二三審會看不出來？

如今，克拉瑪依雖然已同列克星敦、珍珠港、諾曼第、平型關、大寨、烏坎等地一樣，成爲一個著名的人文地理名詞，但那場大火的死亡人數，已逐漸被人們淡忘。因此，在它二十周年祭日即將到來之際，我特書此文，祭奠那二百八十八名中小學生與三十六位教師和工作人員在天之靈。

楊梅上市

（網上圖片）

楊梅紅了

魏泉琪

天南地北

老鄭一早約定，待到楊梅上市，便來邀我上山嘗新。盛情不可卻，加上此果甜中微酸，色澤鮮艷，營養豐富，我自然招之即去。到了老鄭家，老鄭用自備三輪車載了我一路奔向雲隱山。

這條路的景致非常好，迎面吹着陣陣和風，夾着山花的幽香。近山翠綠如染，淙淙的水音在近處流淌，似琴弦在月下彈出的清音。山腳下有一口碧清的池塘，靜靜地躺着，一動也不動。水底平卧着翠色的水藻，波上被風吹起一弧弧的皺紋。我立在這池邊好幾分鐘，它也守望着我，你若問它看到過多少故事，恐怕它會說出山裡人的樸素而動人的美麗故事。

前面便是遠遠近近重重疊疊高高低低的山，楊梅林綠肥紅腴，綴紫垂丹，別說數也數不清，就是看也看不清。風中夾着楊梅芳馥的甜香，溫風附體，周身通泰。路邊的狼雞草高可沒膝，綠得眞嫩。我們一路穿花分草，一路行去，見到上好的楊梅摘來便吃。迎面是兩棵一人合抱不過來的楊梅樹，我們就在樹下小憩。老鄭告訴我，那兩棵「楊梅王」高壽已一二百年了，但依然鐵幹戟立，枝葉葳蕤，並且掛滿了果子。老鄭正當壯年，眼明手捷，不一會兒，從樹上摘下一涼帽兜大而黑紫的「荸薺種」，那是當地楊梅中的上品：果大汁多味甜。

我塞一顆在嘴裡，齒縫中便擠出一股鮮甜的汁水，那甜中略帶微酸的味兒，別有風味，正如宋代詩人方岳詠楊梅詩所說的「衆口但便甜似蜜，寧知奇處是微酸。」方岳眞是楊梅的知音了。據河姆渡遺址科學考證，七千多年前，人們已食用野生楊梅了。人工栽培楊梅樹也有千年以上的歷史。梁代大文人江淹的《楊梅讚》寫道：「寶跨荔枝，芳軼木蘭，懷蕊挺實，涵黃糅丹，鏡昭秀壑，照霞綺巒，爲我羽翼，委居玉盤。」說楊梅跨越荔枝、超軼木蘭，可見江郎愛之彌深了。

老鄭告訴我，他們這個村子共有一百五十來戶人家，山林總面積四百七十多畝，種植楊梅四千多株，一個姓孫的中年漢子，一下子承包了一百七十多畝。在大年的時候，光他們這個自然村的楊梅總產量就有三四十萬斤。近幾年來，在市楊梅研究所和農科所的指導下，通過加強病蟲害防治和人工疏花等科技措施，楊梅年產量不斷提升。楊梅的品種也逐步增加，目前已有荸薺種、白楊梅、早大種、早小種、李子種、遲梅等等品類。老鄭自己有幾株楊梅樹，只夠自家吃和饋送親友。餘下的做「楊梅燒」（酒名），可以一年吃到頭。

歇了一會兒，我們繼續往上走，立在山谷中，仰視天小，飛鳥不渡，對視遠峰，青葱無言，向東展望，略見白雲蒼樹，浮漾在楔形闊處的空中，一種幽靜、清新、偉大的感覺，自然而然地襲向人來。但其實山中不定是清靜，早晚間有的是風，松有松濤，竹有竹韻，鳴的鳥，叫的蟲子，山民的歌叫……但山中的聲響，自有一種特異之處：它來得純，來得清，來得透，冰水似的沁入你的脾肺。正如你在清泉裡洗濯過後覺得清白些，這些山籟雖然一樣是音響，也分明有洗淨的功用，可以除噪滌煩，使你心靈感到淨澈。

曲曲彎彎的山徑，夾道幾乎都是楊梅樹，常常聽得密葉中傳來一片笑語聲，有時見到山妹子們採了楊梅下來，放在籃子裡，用小扁擔挑着籃子回家去，很顯然那是採了自家吃或是送親友的。正如一位詩人所描寫的那樣：「摘來嘉果出深紅，三兩越娃笑語同。拂柳分花歸去緩，一肩紅紫夕陽中。」所謂「一肩紅紫」，當然是指肩挑着的楊梅了。這些山妹子有山裡人純厚樸實的氣質，自然而略帶秀澀的風韻，明澈而清亮的眸子靈媚動人。她們一路嘻嘻哈哈，說說笑笑，見到深紫的大楊梅就順手摘幾顆，問她吃了多少，回答是一個調皮的燦爛的笑。

「你看，山裡沸騰起來了！」老鄭用手往下一指，對我說。

果然，山腳下來了很多很多的人，採摘楊梅的山農，外地來的客商，做生意的個體戶，觀光嘗新的遊客……

是的，城市的開放，農村的覺醒，民營工商業的發展，市場經濟的召喚，海外游子的鄉情，旅遊事業的興起，有人用照相機攝了下來，連同鳴囀的雲雀和綠蔭掩映的紅磚黑瓦，交織成一幅古老民族和現代風情的歷史長卷，譜寫出一曲以改革開放爲主旋律的新生活的頌歌。於是慢慢地在我的腦幕上打出兩行字來：

小果名揚寰宇甜卻千賈好夢
大商雲集山鄉富了百姓人家

陽光這時候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溫柔，它們像潑水似地潑下來，隨意灌澆在楊梅林上。老鄭和那些山民，對那山那水那楊梅林那山上的一切，都深深地迷戀着。他們其實更像是它們中的一員——一把泥土，一塊山石，或者是一顆汁液飽滿的楊梅。

那個上午，與其說我是來嘗新楊梅的，不如說我是來楊梅山觀光的。

名淨方榮翔

任　穎

人與事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國京劇舞台上淨角（花臉）大家裘盛戎的聲腔藝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戲劇界有「十腔九裘」之說。而在藝術上能夠眞正繼承裘之衣缽者，非其大弟子方榮翔莫屬。

方榮翔一九二五年生於北京的一個貧困家庭，幼時在尙小雲的「榮椿社」學藝。四十年代問師於裘盛戎，從此立雪裘門。方向裘問藝，苦心孤詣，百般揣摩，慘淡經營，最終也成了大家。方之所以能夠成功，在淨林獨樹一幟，其技藝精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與其乃師一樣，藝德高，有人脈。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與方榮翔結識時，他是山東省京劇團的團長，他給我的最深印象是謙虛、誠懇、厚道，沒有一點名角大腕的架子。說話時，小聲細語，慢條斯理，不笑不說話，看上去就是一位溫文爾雅的「先生」，怎麼也不會和他在舞台上精心塑造的姚期、包拯、廉頗、徐延昭等等叱咤風雲的人物連在一起。

花臉演員分銅錘和架子兩種，也稱正淨和副淨。方榮翔演唱的是銅錘，即正淨。演唱時他胸腔與鼻腔共鳴，沉穩、厚實，銅錘花臉必須必備的「龍」、「虎」、「風雷」（高、低、寬、亮、厚、立）各音都具備，他吐出的字準確、清晰，或抑或揚，或高或低，或遠或近，皆聲聲入耳，尤爲「掛味」。時下一些花臉演員，最大的弱點就是外露，不能控制自己。演唱時，似乎不把吃奶的勁拿出來就唱不到位，表現是搖頭晃腦，身子亂動。方說，他開始跟裘盛戎學藝時，也是搖頭晃腦身子動。裘盛戎跟其父學藝時爲此不知捱過多少打。裘盛戎授徒從不打人，他視徒如子，總是因勢利導，循循善誘，悉心指點。他想出一個辦法，練功時讓徒弟頭上頂一碗水，一直唱到頭上碗裡的水灑不出來，勁都使在裡面，穩然如松，才算成功。方說，自己每每唱到高潮用勁處，總是若無其事一般，全得力於裘師的指點。「文革」時方曾拍過京劇戲曲電影《奇襲白虎團》，他演王團長，這個片子今天人們常可看到，其中方有幾個唱段很精彩，尤其一段「二黃快板」「趁夜晚出奇兵突破防線……」更是膾炙人口，爭相傳唱，他在片中演唱時，果然是不驚不咋，平靜如水。抗美援朝時，方是志願軍文工團京劇團的副團長，爲了提高技藝，領導讓他回國一邊侍奉師傅，一邊向老師學藝。高興時，裘便拉起琴來讓方唱，然後對他的行腔、吐字、做工一一指點。此時裘是北京京劇團的「四大台柱」之一（馬、譚、張、裘），他們經常在一起切磋技藝，一次，馬連良聽了方榮翔的演唱，說：「唱的有味，但是口淡。」「口淡」就是味還不足，不成熟。馬連良的一句話，方榮翔聽了如背上被人擊一猛掌一般，一身冷汗。他想，馬連良到底不愧是一代京劇大家，短短一句話便點到了自己的要害之處，從此，他在老師身邊更是勤學苦練，奮鬥不殆。一九八一年秋天，北京紀念裘盛戎仙逝十周年，舉辦紀念演出，方榮翔以一齣《將相和》震撼了全場。戲終裘盛戎夫人李玉英上台祝賀說：盛戎對你的一番苦心到底還是沒有白費啊！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忽然得到一紙訃告，原來是方榮翔於四月二十二日因心臟病復發在泉城濟南遽然仙逝。他曾經送過我十餘張演出劇照和與裘師在一起的照片作爲留念。睹物思人，我不禁悲從中來，遂援筆成七絕二首，寄往泉城以誌哀悼：其一：「裘門弟子爾稱雄，常記京師萬巷空。倒坐南衙三甩袖，斯人共賞嘆明公。」其二：「匆聞噩耗震神魂，霧漫梨花淚雨淋。有幸三生能訪唔，氍毹怎料竟無君！」